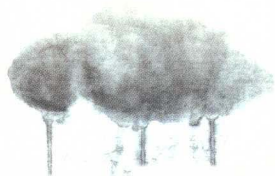


酱香随笔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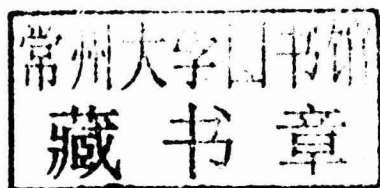
范一直 著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酱香随笔集

范一直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酱香随笔集 / 范一直著. —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305-13909-3

I. ①酱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84375 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
出 版 人 金鑫荣

书 名 酱香随笔集
著 者 范一直
责任编辑 陆蕊含 编辑热线 025-83592401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
开 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9.875 字数 234 千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305-13909-3
定 价 35.00 元

网 址: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njupco>
官方微信: njupress
销售咨询热线: (025)83594756

*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目录

人文仰望

“第一流”和“一个人” / 3

群居不依，独立不惧 / 6

“个人因素”驱使的学术 / 8

天下公器 / 13

“不仅仅是科学” / 15

谁得奖与什么得奖 / 17

鲁迅情结 / 20

“我们没有鲁迅” / 22

鲁迅买药记 / 24

鲁迅遭窃记 / 27

群行群止看识见 / 30

精神之“钙” / 34

“捧钱”记偏 / 36

老实得像火腿 / 38

青鱼沉底鲢鱼浮 / 40

笨是治学的本钱 / 42

致敬和对得起 / 45

向艾青致敬 / 47

先贤的粉丝 / 51

仿“钱学森之问” / 54

文章测绘

自己的脑袋 / 59

老辣文章 / 62

厚味文章 / 64

“四清”文章 / 66

无水不文章 / 69

脚底板下出文章 / 71

“三通一平”话文章 / 74

战战兢兢地写作 / 76

专业写作和业余作文 / 79

言之有文，行之不远 / 82

读比写重要 / 84

作文习惯症 / 86

写作不能承受之“快” / 89

“饿”而后工 / 91

简单文化再生产 / 94

文笔境界 / 97

“古意人”的故事 / 99

三喜三怕读散文 / 102

书香近嗅

读其书，想其人 / 107

书生与理想的人 / 109

“读书种子”赞 / 112

- 好书如屋可住人 / 115
- 精神“偏食”症 / 117
- 不读热闹的书 / 119
- 爱憎之间,所宜详慎 / 122
- 普及有方,功德无量 / 124
- 读古书和服中药 / 127
- 小孩的尿赛如药 / 129
- 厕上书香 / 132
- “人间”长驻有“书话” / 134
- 安得藏书上万卷 / 136
- “不散之散”和“大散若藏” / 139

语文 CT

- “的的不休”可休矣 / 145
- 成语不“成”和俗语不“俗” / 149
- 语文和爱国 / 152
- 虚词情结 / 155
- 时时处处有语文 / 157
- 语文上的无知 / 160
- 帮倒忙的编辑 / 162
- “服时请摇晃” / 164
- 有趣的语文读物 / 166
- 现世相的神髓 / 168
- 求精求细,避俗避滥 / 170
- 遇人不“速” / 172
- 文字是肉做的 / 174
- 与语言“肉搏” / 176

高雅的“荤话” / 178

豪语和慷慨党 / 180

书画遥感

书画艺术和文化自信 / 185

余墨为文饶有味 / 188

懒人无孬活，笔筒春意多 / 191

笔墨的“把玩”和“激扬” / 195

知艺且知人，识才更荐才 / 198

有德有才者爱才 / 201

“知己有恩”话知音 / 203

由名家板书说起 / 205

是真佛只说家常 / 208

“画不坏”和“好好画” / 211

读书图中“不”读书 / 213

美丽的错误 / 215

于无声处演大音 / 217

聊借画图怡倦眼 / 219

翰墨棋缘 / 222

用心“听”画 / 224

广陵非复旧时城 / 227

“人不知而不愠” / 230

艺坛五题 / 232

乡村书法轶事 / 236

人生标高

“慈济”心和竞善力 / 241

志愿礼赞 / 244
志愿者无分青壮 / 246
报恩和感恩 / 248
尊重他人即伦理 / 251
山河澄正气 / 255
“小确幸”，大恩典 / 257
清浅且快乐着 / 260
“作甚是甚” / 263
英气人生 / 266
老法男人 / 268
坚净人生 / 271
执着如厉鬼 / 273
逐鹿者不顾兔 / 275
幸福就是父母健在 / 277
幽默之根 / 280
性情中人 / 282
人有俗气的权利 / 285
化无聊为有益 / 287
人生药酒“泡”有成 / 289
胜负谁先 / 292
棋人名言与人生哲理 / 294
人生“三七开” / 297
后记 / 300

人文仰望

在流行颠覆、解构、搞笑的当代语境中，具有庄敬意味的人和事或受质疑，或被嘲笑。在很多人的辞典里，已没有“致敬”一词。其实，人一旦对任何事物没了敬重感，他本人也就成了一副轻骨头，最对不起的还是他自己。

“第一流”和“一个人”

被誉为“第一个占领近代科学重要位置的中国人”——数学大师陈省身，在逝世前两年（2002年）答记者问时说：“大家都鼓吹交流，讲科学需要合作，需要相互帮忙，这有一定道理，但不全对。真正好的工作，第一流的工作，是一个人做出来的。一个人的创见是自己努力和灵感的结晶，很少是一群人讨论的结果。”想起钱穆曾说：“学问之事，贵能孤往。”（“孤云”是其为数不多的笔名之一）而钱锺书所谓“学问是荒江野岭中几个素心人彼此间的事”流布甚广。一个国际顶尖的数学家，一个“中国最后的国学大师”，一个有“文化昆仑”之誉的“学者中的学者”，在业内无疑都是“第一流”。但无论从这三位的夫子自道看，还是其一生的治学历程，其“第一流的工作”，在很大程度上都说“是一个人做出来的”。“第一流”的业绩和“一个人”的“孤往”，大有关系存焉。

无论自然科学研究，还是人文探索，抑或文学写作、艺术创作，真正能传世的、堪称经典的一流精神产品，几乎都是靠当事人“一个人”独自“闷头闷脑”地“闷”出来的。抗战时陈省身随西南联大南迁，在昆明的煤油灯下“闷”出两篇论文，发表在国际数学权威杂志《数学纪事》上，业内方家认为达到“优异数学水准”。1943年，32岁

的陈省身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，凭个人的“努力和灵感”，“闷”出了“一个人的创见”——关于高斯-博内公式的简单内蕴证明，由此被誉为“微分几何之父”。

同样和西南联大有关，钱穆亦南迁到昆明，但他有意在省城外围的小县择居而住，有课务才赶到昆明，平时便在此独居著书，近50万字的《国史大纲》历时一年而成。陈寅恪到此访友，叹道：“在此写作真大佳事，然使我一人住此，非得神经病不可。”后来钱穆回苏州，借耦园隐居一年，撰成50万言《〈史记〉地名考》。晚年他回忆这两段经历，自称“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”。其“孤往”之深，连陈寅恪也为之叹服。而钱锺书凭着那罕有其匹的书生痴气，无与伦比的个人学识和不着尘埃的“素心”，“闷”出一部《管锥编》。美国作家约翰·斯坦贝克在《伊甸园之东》中说：“群体从来不会发明任何东西。珍宝藏在一个人的孤独的心灵中。”善哉！“一个人”。

“第一流”和“一个人”，例证多多。仅以百年中国来说，缟衣枯形的弘一法师之于南山律宗，少年时只身去国的吴清源之于围棋，沿街卖艺的瞎子阿炳之于二胡演奏，晚年“著书只为颂红妆”的陈寅恪，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于莫高窟，长期贫病潦倒的朱生豪之于《莎士比亚》全译，艰难困厄中的顾准之于真理探求，“我之为我，只在异人处”的木心在海外之于文学写作，日常生活中“低能”的陈景润之于哥德巴赫猜想，湖南双峰县那位自号“田园宰相”的画家王愍山之于中国画，在文学圈外乐当散兵游勇的王小波之于小说创作……“第一流的工作，是一个人做出来的”，诚不我欺也。

当然，这里的“工作”有特定含义，指那些可由“一个人”来做，而且当由“一个人”来做的个体创造性精神劳动。如自然科学中的某些基础研究、文史哲研究、非综合性的文艺创作等。而另一类“第一流的工作”，像“两弹一星”、“神舟六号”之类的宏大项目，需要一大批科技精英和无名英雄的团队协作。至于像“三农”问题等兹事体

大的国家要务，则是和党政官员、知识分子，乃至普通公民都相关的事情。

如今人们重交际、讲公关、拉关系，且不说社会上俗吏、奸商和小市民们的庸俗关系学，就是所谓的教授、博导、作家、诗人或别的什么专门家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勾肩搭背、拉帮结派，弄成一个“小圈子”，以便打造声势或相互标榜，或弄出一点后台喝彩，再不济也要在场面上混个脸熟。这种人最关心的是自己在业内外的名气、地位和收入是否“第一流”，至于所做的“工作”是不是“第一流”已无心问之。于是，“第二流”、“第三流”乃至“不入流”俯拾即是，随时可遇到“一群人”、“一伙人”，越来越难看到“第一流”和“一个人”。放眼文坛，像王小波那样踽踽独行的“一个人”安在？

当然，团队合作是必要的。如陈省身所说：“大家都鼓吹交流，讲科学需要合作，需要相互帮忙，这有一定道理。”但“真正好的工作，第一流的工作，是一个人做出来的”。信不信由你，至少我是信的。

（原载于《联谊报》2007年3月17日）

群居不依，独立不惧

文学创作是纯个体精神劳动，有自尊、有风度、有形而上追求和终极关怀的作家，大多有“群居不依，独立不惧”（苏东坡语）的风骨，如同在丛林里披荆斩棘的散兵游勇。

认定某种价值取向，以“过客”般的姿态进行孤独的精神长征。他们通常是寂寞的，寂寞已成为灵魂的滋补剂和精神洗礼的圣水。以寂寞的方式而生存、发展，耐得住寂寞是其自觉选择。如《周易》所说：“君子以独立不惧，遁世无闷。”

“不依、不惧”者不傍关系、不赶新潮、不凑热闹、不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瞎起哄；不屑和急功近利、哗众取宠、邀功请赏、汲汲于功名利禄之类的低级趣味同流合污；对沾沾自喜、好大喜功之类也避犹不及。他是“闷”在那里十年磨一剑的痴汉，是“逐鹿者不顾兔”（《淮南子》），“一生心事在书题”（刘禹锡语），“夙兴夜寐，无一日之懈”（王安石语），百炼钢化为绕指柔，瓮中捉鳖而非漫天撒网。一言以蔽之：是自觉自愿的自律和自制。他听从内心的律令，虽难免会孤芳自赏，但更多的是自尊而非自负，自重而非自傲，自警而非自戕。而且最好像木心说的那样：“当没有人理解你时，你自己不要出来讲。”

张炜说：“有风度、有自尊的作家不可能跟着哄来哄去……一个好的思想家、专门家、艺术家，有时就是要回避那种很外向的活动。”一度“风头正健”的才女陈染也说：“与作家们交往是件挺累人的事，他们没有生活里普通然而活生生的朋友来得自然。”她还说：“我懂得交谈是没有结果的，哪怕是一种极其私人化的‘恳谈会’。”如今虽说是倡导公关和自我推销的时代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，但事实上，写作（包括其他严肃的精神产品生产），正需要散兵游勇式的“群居不依，独立不惧”。

写作不是赶集，哪里热闹往哪里凑；不是球场上看球，可掀起一阵阵排山倒海的人浪；不是开群策群力的讨论会，三个臭皮匠，就可顶个诸葛亮；不是拔河或兴修水利，多一个人便多一分力量；不是拍集体照，大伙都要衣冠楚楚地一齐亮相；不是拉车上坡，旁人伸出手就能帮上忙。而是独自“闷在那里”，孜孜以求。唯其如此，才可能“不依，不惧”，践履“自由之思想，独立之精神”。

鲁迅在《彷徨》扉页上题诗：“寂寞新文苑，平安旧战场。两间余一卒，荷戟独彷徨。”撇开其时代背景，后两句正是“不依、不惧”的形象写照。

（原载于《美术报》1997年12月22日）

“个人因素”驱使的学术

近代以降一流人文学者之著述，时有学问外的心志寄托或情怀流露。如康有为“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”之变法考量，陈寅恪晚年“著书唯剩颂红妆”之旷世孤愤，费孝通写《江村经济》之欲为中国底层社会寻一条活路。躲在象牙塔中的钱锺书，抗战避难时写《谈艺录》，初版序中也有夫子自道：“《谈艺录》一卷，虽赏析之作，而实忧患之书也。”这不妨看成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之艺文传统在学术圈中之折射。学人埋头治学于书斋而未忘国难民艰和感时抚世，仰承中国历史上“士”之传统，固可敬也。但也有学者出于“个人因素”的驱使，穷年累月执着于某学问、某课题的钻研，孜孜不倦，乐在其中。

治学作为个体精神创造活动，动因不妨可多方面或多样化，但某种具体而微的、富有个人独特色彩的“个人因素”之驱使，也许比对国家、民族情势等外在宏观元素的感念，更能提供动力、焕发热情、保持恒心，至少对当事人来说，更加“体己”。相比韦伯在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》中所说的有“志”于学术之总体规范，“个人因素的驱使”，添加了一份源于学者内心的呼唤或个性化了的认定和期许。学术固为“天下公器”，但学者对这“公器”的锻造，倘多有“个人因素

的驱使”，只要无碍于“公器”之“公”，那么，比起那些一味“大‘公’无‘私’”的学术，“灰色”的理论当多添一份生命之树的常青。当然，这里的“个人因素”，主要指学者生命履历或学术生涯中的某种因缘际会，全然不牵涉当事人利益得失上的一己之私。

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，堪称“五四运动”研究（或曰“五四学”）的奠基人。其由单篇论文扩写而成的 55 万字的宏论《五四运动史》，1960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，再版 7 次，影响颇大（1996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将《五四运动史》译为《五四运动：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》出版）。此后他又编《五四运动研究资料》，收入“五四”时期上千种报刊、资料中的相关文献。罗素夫人曾致信于他，感谢作者在书中反映了罗素 1920 年访华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。在英文初版自序中，作者虽循例谈了此项研究的史学意义，但特别提到“还有其他个人的因素驱使我去进行这项重要的工作。我少年时代在长沙，对‘五四运动’就已感兴趣……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，我颇为活跃，也是学潮和罢课活动的核心人物。当我们回顾‘五四运动’时，自然感到骄傲和钦佩。那时，我已经写过上千首的旧诗，可堪注意的是：我第一首白话诗，题目就是：《五四，我们对得住你了！》……那个时候，我就已经梦想有一天能写一本有关‘五四运动’的书。后来，在一所国民党办的大学念书，校方通常禁止学生运动，那更增强了我要写这么一本书的意愿。”生于 1916 年的周策纵，虽无缘亲历“五四”，但青少年时期对“五四”余绪的切身感受及学运情结，使其很早就“梦想有一天能写一本有关‘五四运动’的书”。这促使了他 1948 年赴美留学后，花十余年时间潜心研究此课题。出于“个人因素的驱使”而形成的治学原动力及恒久心，大多具有超常的强度和韧性，通常非外力所能阻挠。

同样是史学研究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吉本，其皇皇巨著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（共 6 卷约 300 万字），初始也同样出于“个人因素的驱